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

吕迎春, 钟 尹

(暨南大学 深圳旅游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3)

摘要: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 梅森疯癫的剖析, 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 梅森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 是男主角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 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 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 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从而解构菲勒斯)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关键词: 女人的疯癫; 女性身份; 迷失;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1971(2009)05- 0124- 05

引 言

女人是如何变疯癫的?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 女人是被压抑、被歧视的对象, 她们似乎无路可逃、无家可归, 疯癫似乎变成其必然的结局。伯莎# 梅森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 是那个住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 梅森曾被很多人妖魔化, 被冠以/恶魔0、/吸血鬼0、/疯女人0、/弃妇0、/变态者0等称号。从伯莎# 梅森疯癫的轨迹, 我们可以瞥见菲勒斯男权社会使女性失去身份的伎俩。

伯莎# 梅森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她年轻时美貌超人, 如花似玉, 她的美貌曾是全镇人的骄傲。她个子高高的、富贵高雅、穿着讲究, 她受到她朋友圈子内所有男人的青睐, 而罗切斯特成为她的未婚夫也受到很多男人的嫉妒。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与憧憬的女人, 是如何走上她后来那种凄惨的疯癫境地的呢? 根本原因是,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权社会给予伯莎# 梅森的父亲任意处置其女儿的权力,

她父亲以三万英镑的价格把她卖给了罗切斯特, 这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的男性至上直接导致的后果。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是男性性器官崇拜的社会, 由于伯莎# 梅森是一个女儿身体, 女儿身体所造成的缺失使她只能任其父亲摆布, 被当做商品出卖。如果伯莎# 梅森不是女儿, 而是儿子, 境遇会完全不同, 伯莎# 梅森的父亲不会去卖儿子, 而会为他儿子准备钱财, 为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安家立业。

一、婚姻与疯癫

结了婚的伯莎# 梅森是怎样的境况呢?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婚姻模式是, 妻子承担着/家庭天使0的职责。/家里的天使0是当时英国完美的女性形象, 是所谓的/高尚淑女0。女人结婚后就要像天使一样伺候丈夫, 像小鸟一样依附于丈夫, 听从丈夫的安排, 不能有任何抱怨, 要像天使那样, 在丈夫回来的时候给他微笑、给他安慰。而妻子无论有什么不满都不要表露出来。/家里的天使0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罗兰# 巴特曾说过, 语言是/法西斯0的, 认为说出来的

收稿日期: 2009- 07- 10

作者简介: 吕迎春(1958-), 女, 北京人, 副教授, 从事英美文学及后现代翻译研究; 钟尹(1977-), 女, 广西桂林人, 讲师, 从事英美文学及社会语言学研究。

语言具有客观而强大的实际力量,甚至具有专制的性质;它由不得听话人的意愿,总是如同暴力那样强制性地迫使听话者接受^{[1]49}。/家里的天使0这样的说法使很多妇女坠入家庭的深渊,遭受无以言表的冷暴力。伯莎#梅森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伯莎#梅森结婚后,丈夫以及社会对她的期望就是做/家里的天使0。罗切斯特婚后全然不顾伯莎#梅森的感受,依然我行我素,终日狩猎玩耍,与其朋友在外面逍遥自在,全然忽略伯莎#梅森的存在。在罗切斯特看来,妻子就应该忍受这样的忽略,一切要以丈夫为中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家里的天使0们是怎样的感受,这在菲勒斯中心社会里是无人问津的。妻子是边缘人,又被菲勒斯中心主义、逻各斯理性社会冠以/家里的天使0的帽子,使妻子们按照这样的理性规范行事,不能逾越。逻各斯理性社会为人们、特别是女人们提供了各种标准,促使个人实现内化和社会化,促使个人成为符合理性社会标准的自律体^{[1]432}。

那么伯莎#梅森这个/家里的天使0又是如何疯癫的呢?被边缘化的妻子在家里像小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家里的天使0的理性规范使伯莎#梅森的精神受到压抑。伯莎#梅森嫁给罗切斯特后,她这女儿身并没有因此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的控制,其命运还是在男人的掌控之中。伯莎#梅森又被菲勒斯中心社会给予丈夫的权力所摆布,被其丈夫任意定义为疯癫。在19世纪英国菲勒斯男权社会里,丈夫有权定义其妻子为疯癫。逻各斯理性主义社会用所谓的理性话语定义伯莎#梅森为/非理性0。逻各斯理性主义社会以/科学0、/真理0、/公正0和/正当0的/话语0,界定出名目繁多的/制度0、/规范0和/准则0,用以人为地把人区分成/中心0和/边缘0、/正常0和/异常0、/合法0和/非法0等不同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号称/合理0的社会秩序^{[1]412}。罗切斯特认定伯莎#梅森疯癫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是凭他的感觉说/伯莎#梅森疯了0,也许就是因为某一天他回到家中,伯莎#梅森没有像/天使0那样对他微笑,而是表现出某种不满、不服从。就凭这一点,丈夫就可以定妻子为疯癫。伯莎#梅森个子较高,没有小鸟依人的外表。妻子一旦被丈夫定为疯人,丈夫就有权对其实行监禁,因此就有了阁楼这样的禁

闭室。监禁意味着妻子的话语权被剥夺,在菲勒斯夫权社会里,被监禁的疯妻子没有话语权,即使疯人能讲话,其话语也被逻各斯理性社会认为是疯话,不被相信。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完全可以给一切异己的东西贴上疯癫的标签^[2]。伯莎#梅森就是这样成为一个疯癫女人、一个失语女人的。疯癫把伯莎#梅森妖魔化,疯癫即是/非理性0,这也正是菲勒斯) 逻各斯理性社会遮蔽其丑恶面目的关键之处:冠冕堂皇地用理性思维证明他者的疯癫,令他者失语,进而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他者的主宰。

二、菲勒斯中心主义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拉康也用类似的手法断言:/女性不存在。0^[3]拉康及其前辈弗洛伊德都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对女人身份提出质疑。弗洛伊德曾把女人定义为有缺陷的男人,他认为小女孩因为没有阴茎,因此产生阳具崇拜(penis envy)和焦虑情结。在他们看来,女性是非标准、有缺陷、不正常的。他们的思维是以男性为轴心、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为标准人。以这样的思维模式评判女人,就不免会有拉康的狂言))) /女性根本不存在0。的确,在拉康这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字典里就没有标准女人这一说法,只有标准男人,在像他们这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就没有安放女人的地方,女人在那里是无家可归的。女人是沉默的、无语的、不完整的他者。在拉康的话语体系中,女性是无处安放的。由于无处容身,女人只能不存在。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思想中,女性是没有身份的。何以如此呢?首要原因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在话语体系中排除女性话语存在的可能性。这与/家里的天使0如出一辙,都是先从语言或话语权上使他者受到控制,使他者的思想受到固化,然后再使其疯癫或失语或不存在。理性或语言便是菲勒斯中心主义者的利器,他们以此来保持菲勒斯中心主义自身的统治地位、自体的主体地位,从而使他者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从属的、次等的、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他者^{[4]66}。

三、对女性身份的探寻

对女性身份探寻最多的当属女性主义学者,如伊利加雷(Luce Irigaray)、西苏(Helene 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 伊利加雷

伊利加雷从反对弗洛伊德蔑阳论入手,揭示女性性器官的复数性、多面性,以此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说明女性并不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所认为那样是有缺陷的,女性自有男性无法比拟的特性。伊利加雷指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生活中完全丧失,是男性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时所定于一切的能指,男性是正面的、中心的,而女性是负面的、边缘的。伊利加雷 1974 年发表了她的博士论文《窥镜》)作为他者的女人 6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伊利加雷的窥镜与拉康的镜不同,拉康的镜是单一的、平面镜,他镜下的女人只是黑洞;而伊利加雷的窥镜是多视角的、多面的,她镜下窥到的是女人多面的身体,这身体没有缺陷,没有萎缩,是完全可以与男性身体对应的。

伊利加雷借用窥镜把女人从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体系的黑暗地带带到光明之处,使女性敢于面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给予她们的次等的陪衬的非主体、非男性地位。伊利加雷窥镜的作用是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伊利加雷用阴唇来对应弗洛伊德蔑阳论中的阴茎,指出女性的性器官是复数的,不是单一的,只有提高阴唇与阴茎的对应地位,才能使女性走出传统菲勒斯中心主义体系的阴影,才能摆脱女性次等的、依附的、从属于男性的思维定式。女性不应该屈从于这种思维定式,更不应该内化这种思维定式、由于自己非男的处境而自卑。女性要为自己女性性器官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因此而情感复杂、细腻而感到骄傲。伊利加雷还进一步用母女关系应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父权社会的思维体系^{[4]65}。

2 西苏

西苏又译为西克苏,她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澳兰,曾研读英国文学,专攻乔伊斯。西苏曾在 1968 年发表 5 乔伊斯的流放 6、5 错位的艺术 6,并在 1969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 5 内部 6,这是一部

半自传体小说。西苏现任职于巴黎第八大学,在妇女研究中心做教授。她是一位多产作家,曾出版 23 本诗集、6 本论说文体的书,还写了 5 个剧本,当然还包括很多有影响的书。西苏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共同出版了 5 面纱 6。西苏一般被认为是具有解构主义精神的女性主义者。为了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西苏极力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体系。她鼓励女性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感受写出女性自己来。她主张女性写作,目的在于彻底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为女性规定、为女性描述的角色、甚至感受。多少年来,女性的感受大部分都是男性定义的、写出来的,包括女性的性体验。男性描述的女性感受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

20 世纪 70 年代,西苏开始从事性与语言的关系研究。她认为,性与我们如何在社会中交往有着直接的关系。她认为女性的性比男性的性更具有多面性更有意思,男性只注重性器官,而女性的性体验是多层次的。西苏之所以主张女性要进行女性书写,是因为她认为现存的语言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不能完全表达女性,女性不能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语言的束缚,只有女性的身体是多层面的,可以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语言相抗衡,因为女性身体所表达的情感、思想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语言难以表述的。多少年来,女性身体体验都是男性用其理性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语言阐述的,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西苏进一步阐述了女性只有用自己那潜力无限的、丰富多彩的身体才能冲破菲勒斯中心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制约女性思维的语言,创造出女性自己的话语。话语是制约人思维的,长期以来女性并没有自己的话语,女性一直在用男性的语言进行思维。

女性要创造自己的话语,这是西苏极力追求的目标。西苏说,女性用身体写作是要达到女性创造自己话语的目的。西苏认为,女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女性的主体地位。西苏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语言是理性的、线性的,无法表述女人丰富多彩的身体感受,只有女人自己才能描述这个多面的多感受的身体。

西苏 1975 年发表了代表作 5 美杜莎的笑声 6,这部作品是西苏思想的集中体现。西苏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把自己

写进历史、写进文本。在西苏看来, 女性自己写作具有一种颠覆的力量, 女性的身份是要靠自己书写出来的。女性写作会解放女性被束缚和被压抑的身体。女性要改变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语言对女人身体的曲解, 就要亲自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用女性肉体表达女性思想。这个思想不同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理性思想, 女性思想如同其身体一样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女性只有用其身体才能表达其思想。只有这样, 女性才能改变自己受压抑受歧视的命运, 女性的身体是武器, 用这个身体写作可以搅乱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理性语言, 以此来破坏和颠覆男性中心系统。西苏鼓励所有的女性站出来, 拿起笔来描写自己的感受, 参与到解放自己的努力中来。只有这样, 才能冲破菲勒斯男性理性主义思维对女人的控制、约束。西苏在《5美杜莎的笑声6》中写道: /写你自己, 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 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0

西苏鼓励女性拿起笔来, 书写自己的世界。她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 (l'écriture féminine) 和阳性书写 (littérature)。女性要打破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菲勒斯) 逻各斯体系, 就要进行 /阴性书写 0^[5]。

3 克里斯蒂娃

克里斯蒂娃是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主张女人的独一无二性。克里斯蒂娃本人就魅力四射, 既不像传统的女权主义者趋于男性化的形象, 也不像男权社会描述的传统女性的形象。她是她的主张))) 女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典型代表, 她魅力四射, 但很独立, 有自己的思想。克里斯蒂娃代表着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认为, 女人应该跳出性别差异的范畴。克里斯蒂娃强调人的多元异质性, 女人应成为进行自我创造的独特的生命体。克里斯蒂娃 2007年 6月出版了《5独自一个女人6》一书, 受到各界的欢迎。这个 /独自 0一词的使用代表着克里斯蒂娃本人的女性思想, /独自 0表示独立, 不依靠男性, /独自 0又表示一种自由自在、自我选择的状态, /独自 0还有一层含义是不可取代性。克里斯蒂娃说, 女性是独自存在的生命, 女性要展示其独特的魅力, 甚至要魅力四射。克里斯蒂娃说, 不存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所归类的抽象的女人, 每个女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 女人才不能被简约、不能被同

一化、不能被同类化^[6]。

结 语

本文通过探寻女性与女性身份的迷失、解析伯莎# 梅森这个文学人物, 揭示了女人疯癫背后所呈现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使女人失去主体身份的成因。也就是说, 女性身份的迷失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惯用的伎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女权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美。之后, 女权主义分为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第一次使用女性主义或妇女主义这个词的是艾丽斯# 沃克 (Alice Walker), 她强调妇女要寻求真正的自我, 真正获得独立和充分的人性^[7]。

一个是后现代女性主义, 其发展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融合的产物, 是一支有代表性的生力军, 是以法国女性主义向后现代理论转向为其主要流派的, 代表人物有埃莱娜# 西苏。西苏曾指出: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 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 而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 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 , 0^[8]

女性要恢复其主体地位, 必须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系统, 破解其阳具崇拜。女性要以自己的身体为傲, 以自己的多面性、复杂性、细致性为傲, 这样才能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为女性设下的陷阱, 摆脱边缘人的地位, 成为女人自己的主宰、自己的主体。女性要从接受自己的身体开始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 不要像菲勒斯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把女人自己的身体看做是有缺陷的、非标准的, 而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如同自己的情感一样丰富多彩、高深莫测。

参考文献:

- [1] 马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 孔岩, 陈义华. 从颠覆到建构))) 从《5简# 爱6》的多种解读看阅读的政治性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28(3): 15
- [3] [英] 伊利莎白# 赖特.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后现代交

- 锋丛书 [M]. 王文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5.
- [4] IRIGARAY L.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M]. N. Y.: Cornell U. P., 1985.
- [5]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94.
- [6] TORIL M. *The Kristeva Reade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6.
- [7] 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83: 40.
- [8]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增补版)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52.

Women's Insanity and Loss of Women's Identity

LV Yingchun, ZHONG Yin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women become insan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loss of women's identity in general. In a male-dominated and phallogocentric society, women's insanity and the loss of their identity have a natural link. By analyzing the reason why Bertha Mason got insan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olve the myth of the loss of women's identity. Bertha Mason is a character in the novel "Jane Eyre", written by the famous 19th Century British woman writer Charlotte Bronte. Bertha is the wife of the man Rochester whom Jane loved. This paper tries to indicate how she was maltreated and became the other by analyzing her background and the way of her being marginaliz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is character, people can see how phallogocentric society discriminates and persecutes women in general so that peopl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oss of women's identity and decentralize phallogocentrism in society.

Key words women's insanity, women's identity, loss feminism

[责任编辑 张莲英]